

S
H
A
T
I
N
G
X
U
A
N
J
I

沙汀

第 三 卷

中 短 篇 小 说

四川人民出版社

选 集

沙汀选集

第三卷

中短篇小说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责任编辑： 李定周

封面设计： 陈世五

沙汀选集·第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 13.375插页7 字数327 千

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3000 册

书号：10118·842

(平装) 定价：1.85 元



作者一九七四年初冬在成都
与女儿刚虹、儿子刚宜合影

加一段 当会计的经过

邵继祥

在羊拐沟读完高小

计工员
邵永春

丈夫就去世了。两夫妇都是孤人，靠帮人生活，是仰仗亲朋打了个“会”才结婚的。盘养儿子的苦处一言难尽！解放后总算出头了，而且靠着政府的救济、社队的培养，儿子还当了会计。

邵永春一进屋，老太婆就搁下鞋底板，张罗开了。

“啊哎！你这回走得久喃。快搁下来坐坐吧！……”

“你那娃呢？你先把这批家私帮他收拾好吧！……”

“好、好、好，”老太婆连连应声。“那娃么，看热闹去啦！”

“要猴戏的来啦！”邵永春玩笑地说。

“你真会说笑话！文素芳他们又在闹离婚啊！……”

“啥？！”邵永春惊叫了，“这个鬼女子咋个又反翘啊！……”

“你不要错怪人，”老太婆说，“这回是那娃闹起要离的啊！……”

接着就把事情扼要向支部书记汇报了一通：文素芳的丈夫邵继祥，当邵永春出门开会不久，从州里“农专校”回来了。本来都好好的，一天，两口子为一点小事情闹翻了！男的就那么跳出跳进叫喊：“平常太受气了，就是娘在也没有这样训过我。”额外还讲了些叫一个青年妇女难于忍受的话：“不管是男是女，对外人你咋一句话一个哈哈呢？哪个晓得你阴倒搞些啥呀！”于是提出离婚。而文素芳马上就答允了，只是有个条件：两个儿女由丈夫每年供应二十五元钱生活费，一直到长到十五岁为止。那男的嘛，也顿都不打一个就同意了！

“这个邵永隆难道一声不哼？平常那样夸文素芳！”

“就只差没有跪下来跟那娃叩头，——是他妈个犟遭瘟呀！当天晚饭都没有吃，就回学校去了，弄得一家人哭哭啼啼”

作者一九八一年修改《青桐坡》的手稿

出版说明

《沙汀选集》第三卷，选收了作者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四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十七篇和一九七七年写的中篇小说《青桐坡》。在编选时，作者对作品进行了校订，并对《青桐坡》在文字上作了较大的修改。编排按作品写作时间先后为序。

目 次

短 篇 小 说

归 来.....	3
控 诉.....	18
母 亲.....	31
堰沟边.....	42
过 渡.....	57
老 邬.....	74
开 会.....	88
摸 鱼.....	102
在牛棚里.....	114
风 浪.....	126
下乡第一课.....	141
夜 谈.....	152
欧么爸.....	164

你追我赶.....	179
夏 夜.....	196
一场风波.....	212
煎 饼.....	231

中 篇 小 说

青桐坡.....	251
----------	-----

短篇小说

归 来

有点象发梦癡，牛中一骨碌翻身坐起来了。

这是本机关同志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但在三天之前，他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通信员。虽然早就博得了大家的重视，而且成了团的培养对象。

这不是偶然的。大家之如此看重他，因为他不仅称职，通信以外的任何工作，只要他能做的，他从没有偷过懒。而一有空闲，总又关在屋子里学文化。九个月前，他还只认得几个字，但他现在已经勉强能写能读。

他之成为众人眼目中的英雄，自然更不是偶然的。他是本单位报名参加赴朝参战志愿部队的第一人！而且已经请准了三天假，回家看看，以便随时到朝鲜前线去。他是一百二三十里路以外乡下的人，来成都两年了，家里只有一个母亲、一个妹妹。假是昨天才请准的，晚上便已催促会计算好了菜金、粮票。

他一面穿衣服，一面叮咛着那个暂作他的替手的小勤务员。而他的动作、语调全很匆忙。这些叮咛，他早已加重语气表白过了，但他显然还不放心。

他接着又说：“懂得了吗？送一封信就有一封信的责任！……”

小鬼王兴发也已和他面对面坐起来了，光着上身，痴痴地瞪着他，脸上带着一点惊喜羡慕互相混合的表情。

他叹口气切断他：“妈的！我都想去报名！……”

牛中劝阻地大声道：“将来有你打美国鬼子的时候！……”

小鬼王兴发冷不防打了一个喷嚏。于是牛中一顿，话头转了弯了：“你会凉着的！”而直到对方抓起衣服披上，这才又开始解释为什么不必要每个人都去前线参战。

现在两个人都已穿着好了，牛中身着新棉上装，而为了走路方便，下面却是两条已经穿旧了的单裤。接着他们相率到院子里去。天已见亮，厨房里传来咳嗽声音和扎碎岚炭的声音。当他们正想穿过天井、走向大门去的时候，忽又都站住了。

一个青年人敞开制服慢步直走过来。这是秘书干事王秀，同时也是团的支书，一直领导牛中搞学习的。而牛中轰动全机关的出色行为在他特别感到骄傲，所以一早专诚起来送别牛中。

牛中早已笑得来合不拢嘴了，现在他紧紧握着王秀伸过来的手掌，一面哼声点头肯定着王秀的嘱咐。

王秀用带点鼻音的山西腔接着说：“还有你娘，老年人的事情，多宽宽她的心吧！”

牛中自信地摇摇头说：“我们妈倒没啥啊！象上次写信要我回去，……”

王秀说：“我不是担心她会挡你，安慰安慰老人家吧！……”

而末了，再一次握握手，牛中就正式动身了。

牛中原籍什邡，在高坪铺乡下一个名叫万福寺的山沟里住家。他在那里住了三代人了，三代人都是佃户。中间，靠着勤劳、节省，祖父、父亲都以为自己可以买点田土，不必再受地主的狗气了，但都遭到了失败。尤其是那父亲，他在公路上拉板车的“中杠”，积蓄了不少钱，而结果却被反动派抓了壮丁，至今没有下落。

那是一九四四年贵阳吃紧时候的事。出事地点在川陕公路的成汉段，离家七十八里，营救已经来不及了。牛中则是一九四八年保上抓丁抓起走的，那时候他只有十七岁；后来幸而在成都跑掉了，于是就在成都市区一带过着流浪生活。

在这两年当中，他拖过板车，做过短工、堂倌。解放不久，他由一位共过患难的朋友介绍到这机关里做杂务，随又提升为通信员。前年冬天，他的生活最惨，经常没有工作、住处，没有饭吃，可是始终不敢回家，而他现在却大摇大摆回转万福寺老家去了。

人们老是爱讲，家乡里连水也是甜的，这有时的确也是这样。因为当牛中进入越来越加熟识的地段时，他总觉得一切都越加可爱了：那些笼罩在暮色里的山丘、林莽，一座自小看惯了的远远屹立着的尖顶石塔。……

到家时已经是夜里了。他大声叫门，而一个女孩子忽然从室内惊呼道：“哥哥哩！”随即传来扎扎的床铺声和不断的问话。

因为没有听见母亲讲话，牛中带一点担心问：“妈呢？”

牛兰英隔着破板门答道：“开小组会去了。”

牛中十分兴奋地呵了一声。他没有料到母亲这样快就进步

了，但他随又觉得这很自然，因为他从一些回忆发现她本来就不错：她对农民和气，她最恨地主，她曾经因为派款不公从保长家里哄闹到乡公所。……

牛中自言自语说道：“说不定还是积极分子哩！”

门开了，借着月光，牛中发觉妹妹还是他走时候那样高，肩架却发育些了，发黄的小毛辫已经剪掉。妹妹才十五岁，同哥哥一样眉粗眼大，只是从前没有现在开朗。

妹妹一直就没有停过咄，现在她又开始报导本乡的一些新闻。

牛兰英接着说：“马吞口也管制起来了！你听到讲吗？”

假装叹一口气，牛中嬉皮笑脸反问：“你咋不问问哥哥走了路饿不饿呢？”

于是两个人齐声笑了。但是，虽则接着就动手弄吃的，谈话并未就此停顿。而内容则多半是解放以来本地的一些人事变迁。直到吃过饭了，这才逐渐松缓下来。

他们并不想睡，就坐在灶门口等候母亲回来。

牛兰英忽然高声说道：“会好象开完了！”随即站起来向门外走。

牛中静静听一听，说：“你耳朵真尖哩！”接着跟了出去。

他们在门口清清楚楚听见妈叫嚷道：“他不低头，只有等邓大元回来斗他！……”

牛中咧开嘴笑了。他本想这样打趣她的：“妈！你敢斗哪个哇？”但他只向妹妹问了问邓大元的情况。直到母亲爬上老坎，离家只有两三块地远了，这才招呼着迎面走去。

母亲已经半老，身材不高，但却结实。这一点跟儿子很相

象。性格也差不多：干脆利落，从来不向困难低头。只是心胸有点狭隘。她没有料到儿子会回来的，因为自从牛中拒绝回来以后，她就赌气没有给他写过信了，仿佛她就没有他这个儿子。

因此，她吃惊地站住了，随即丢心落意抽一口气，正象了却一桩大事一样。因为牛中能够回来，究竟是她衷心所愿望的，而赌气恰是一个更加有力的反证。

母亲接着一边走去，一边故为生气地说：“呵唷，外边那么好耍，还舍得回来嘛！”

牛中停下来了，笑嘻嘻回答道：“要？比你工作紧张！”

母亲说：“你能干啦，一跑就是两年！”

深恐母亲伤心，牛中半开玩笑地抢嘴道：“你不一样过得来很好么？”

母亲生气勃勃地答道：“那不好？解放迟点，骨头都跟人家车成钮子卖了！”于是走向阶沿边坐下。

她开始追述起牛中被抓后招来的种种烦恼来了。

她带点不平的口气说道：“难道你以为这两年的日子好过吗？隐着流了好多眼泪啊！”她拖长着声调，但是没有半点悲哽，“当天晚上我就跑去找杨大头那个老狗：‘我就要我的人！他把你祖坟挖了啦？’杂种劈脸就跟我一耳光！……”

牛中半气恼半安慰地说：“叫他现在又来打嘛！”

牛兰英笑了，说：“七月间挤黑田，还跑来跟妈说好话哩！”

浮上一个坦白坚定的微笑，母亲瘪瘪嘴说：“鬼才会上你的当！”接着才又追述下去，“我也不是好惹的呢！你打吧，我

又不是爪手儿，——后来连神主香炉都叫我甩了！两天过后又上街讲理信。这个马吞口才恶啊！仗势他是乡长，跑出来一半竿耖起。依得我那个气啦……”

牛中庆幸地笑笑说：“到成都那晚上我就跑了！”

母亲也很庆幸，她感觉幸福地叹口气说：“总算毛主席领导咱们翻了身，咱们穷人也该出口气了。三月间一得到你的信，我就请张老师写信叫你回来，认真把庄稼做起，你看邓大元噎！……”

牛中插言道：“现在到处都是工作啊！”

母亲说：“不要嫌做庄稼，只要恶霸地主垮了，……”

牛中说：“我不是嫌做庄稼，旁的工作也要紧啦！”

母亲沉默了，她望望穿着制服的儿子，随即抽口气勾了头。

她接着显得担心地问：“你是请假回来的哇？”

牛中答道：“请了三天假，后天就走，这回走得远哩。”

母亲一字一字咀嚼着说：“对啦，横竖你们翅膀也长硬了。”

牛中讨好地笑扯扯说：“啥翅膀长硬了啊！……”

母亲负气地切住他问：“该不是到外国嘛？”

牛中充满感情答道：“到朝鲜打美国鬼子！……”

于是他开始向母亲鼓动了。他讲到美国的资本家、军阀如何支持蒋该死压迫中国人民，美国的少爷兵如何在中国奸淫掠夺；讲到朝鲜人民如何为中国人民的抗战流血牺牲，以及中朝两国唇齿相依的兄弟关系。

他继续说：“还有，就是你不帮助朝鲜把它搞倒，饱嗝都

不会打一个，一眨眼它又要吃你了！……”

母亲一直没有作声。因为几天以前，文化干事曾经有过一次抗美援朝问题的传达，随又在农会上讨论过，所以尽管心里越来越不自在，但她总找不出理由来进行反驳。

现在，她忽然带点强词夺理的口气打断他道：

“人家那么多解放军要你去！”

牛中大笑道：“这是老百姓凭志愿组织的队伍啊！”

母亲嘴软地强笑道：“我肯信就止缺你一个！”

牛中苦笑着叹口气说：“对！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有我不多，无我不少，等到敌人打进来了，恐怕还不会有一个站起来呢！”

母亲烦乱地挥挥手道：“横竖管你们也管够了，你把这个死女子也一道带起走吧！”

她边说边站起来，转身进屋去了，没有看望儿子一眼。她又是伤心，又是气恼，因为直到现在她才明白：儿子的回来远比他不出来还可怕。他不回来，她可确知他就在百多里以外；眼前他回来了，但是为了就要投身到一个辽远的战场上去！

而她又多么希望他回来啊！因为她深深相信，通过今天的减租退押，明年的土改，她将获得一种几千年来农民们所曾希望过的美好幸福的生活。她是时常在幻想中描绘这种新生活的，每每总又让儿子占一个重要地位。有时想象得太放肆了，她还凭空添上一个媳妇，几个孙儿，……

牛中对于母亲的反应多少不免感到惊异。因为他从未设想到过她会挡他，同妹妹见面后，甚至还以为会从她得到鼓励；同时他又忽然记起，母亲万一固执起来，会一直犟到底，是不容